

# 感悟篆刻艺术

杜延平

在2011年就读国家画院的日子里，我虽然学习的是山水画，可导师程大利先生对中国画的一些独到认识让我受益颇多，其对山水画程式性的独特见地启发了我对篆刻中的困惑并有所感悟。程先生认为，“中国画中笔墨性的特点之一是程式性。程式性就像京剧角色分生旦净末丑；表演手段有唱念做打；伴奏有三大件：京胡、月琴、鼓板。虽然也出现过用钢琴伴奏的现代京剧，但难以久远地流传。这是因为违背了京剧的程式性规律。成熟的艺术样式往往都具有程式性，程式性不是僵死的，也是代代积累，成为宝贵经验”。

众所周知，篆书一直是篆刻创作的主流书体。而篆书早已经失去了实用功能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纵观整个篆刻史，虽然也有其他书体入印的例子，但都无篆书的生命强，没有形成主流书体。有观点认为，篆书可塑性强适合入印。我认为这只是篆书作为主流书体入印的条件之一，不是主要因素。现代电脑字库中的美术字，一个字有上百种变化，难道可塑性就不大吗！我认为，篆书入印是篆刻艺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有的审美定式，是篆刻艺术程式性的元素之一。首先，篆书是出现最早的书体，它作为信息传达的符号自然会成为当时入印字体，当这种作法或习惯成为一种惯性渐渐地长久被积淀下来的时候，也就成为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定式。我们不能忽视任何艺术活动与审美观念的形成都是以人为主体，篆书的使用历史较长，体系庞杂且风格多样，在长期与印章磨合中也会形成固有的审美观念。当审美观念形成后又制约着篆刻艺术按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。其次，篆书线条特征没有明显的提按、起伏变化，看似单一的每个线条又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思想。六书之一的“象形”这种造字方法，在篆书中有较强的表现力，又是篆书的一大特点，也是传统哲学思想“道法自然”的一种体现。当一个成熟的艺术形态出现后，势必与其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当时社会、文化大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再有，就是篆书具有较强的可塑性。这种可塑性在方寸印面内可以有较大伸缩、挪移的丰富变化，构成了整个印面中虚实、大小、方圆、

直曲等对立统一的篆刻审美与创作原则。

纯正艺术度量的一个标准，但不是唯一的标准。元朱文以纯宗小篆为其旨趣，通过精致与娴熟的刀法表现温润雅致、秀美端庄的元朱文特有印风，汉印以小篆隶化后的摹印篆成为其一种平实朴茂、严谨浑穆的印式，古玺印则以自由状态下大篆为基调形成一种灵活多变，奇肆古拙的风貌，而所有这些印式出现、发展及相互渗透，构成了篆刻艺术程式性的又一元素。
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篆刻艺术中对度的把握至关重要，这里的度有法度与尺度之分，度是篆刻艺术的底线，而这种底线又没有严格的执行标准。审美取向的不同，对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，正是这种不同，也就构成了多样性的印风。篆刻艺术中的“刀法”“篆法”“章法”是篆刻中的法度，是属于宏观的范畴，法度又是成熟印风的标志。而在创作状态下，这些法度中的具体落实则是篆刻中的尺度，是微观的范畴，对尺度不同的理解与把握会有不同的艺术效果。如汉印中的铸与凿两种制作方式的不同，最终导致了汉印中的风格差异；同是元朱文印，王福庵与陈巨来对用刀、结字等不同的理解与实践，最终形成了两种不同面貌的同一印式。我认为，对法度与尺度没有节制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会背离篆刻艺术的本质；对法度与尺度不做一些具体的研究与实践，其作品会不合法度或流于俗，较难入流；对法度与尺度不越雷池一步又不会有所创新。“度”虽然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但“度”可以根据各自的审美在创作实践中合理地把握。

篆刻是一项技术与艺术高度结合、紧密联系的艺术。“技进于道”，长期技术上的实践与积累必然会对艺术上的创作与理解产生影响。技术与艺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可二者又不可分割，在技术层面上养成的一些习惯，如用刀、结字、章法也会导致篆刻风格的形成，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技法与技巧是进入篆刻艺术殿堂的台阶，至于神圣的殿堂内会有多大，我们又能见到什么，这就要看我们的造化与悟性了，这是艺术的玄妙，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得到的。

杜延平 男，1970年生。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。先后就读于中国国家画院程大利工作室，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生班，中央美院书法专业。作品曾获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，第二届全国青年书法篆刻展一等奖等。



不负如来不负卿



信手忘工拙（附边款）



曾记否



狐死首丘（附边款）



书者散也（附边款）



清风半夜鸣蝉



波上寒烟翠（附边款）